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三十九回 猛游僧力擒二賊 賢府主看演千金

詩： 從來豪傑困蓬蒿，埋沒行蹤可自嘲。
一身雖逐風塵囿，素志還期歲月消。
名利兩捐猶敝屣，千金一擲等鴻毛。
漫將青眼頻相覷，笑殺區區兒女曹。

卻說楊太守見他兩人殺死，無計可施。正是羊觸藩籬，進退兩難之際，忽聽得後面遠遠喊來，恰是那兩個去報張驛丞的夫頭，帶領一伙徒弟，一個個執著器械，拿著石子，齊趕到亭子邊。只見本官和李篋，都被砍倒在地，單單留得個半死半活的楊太守。眾徒弟問道：「老爺，不妨事麼？」楊太守道：「只可惜了你本官！你們下岡，快去取兩口棺木來，且把他二人屍骸收殮。便著幾個抬我下山，尋個僻靜寺院，暫寓幾時，慢慢的築下墳塋，將他二人殯葬，才好起身。」眾徒弟道：「老爺還轉到驛中，消停幾日便好。」楊太守道：「你們卻不知道，或上任的官，只走進路，再不走退路。只是下山尋個寺院借寓了吧。」說不了，兩個徒弟，扛了一口棺木，走上岡來。楊太守問道：「如何兩個屍骸，止取得一口棺木？」徒弟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我本官在日，常是兩名夫人，止給得一名口糧，而今止把一口棺木，殮他兩個，卻是好的，若用了兩口棺木，我本官在九泉之下終不瞑目。」楊太守喝道：「休得閒說，這是甚麼好去處？再站一會，連我的性命也斷送在此了。」兩個徒弟見楊太守著惱，急轉身奔上山岡，不多時，又扛了一口棺木上來。楊太守就在山岡上，只揀上號一口，殮了張驛丞，一口次號的，殮了李篋。收殮停當，又著二十名人夫，輪流看守。他端然乘了轎，著幾名精壯徒弟，前後擁護，抬下山來。不上一二里，只見那些跟楊太守的長隨和那抬槓的人夫，一伙盡躲在山坡下深草叢中，伸頭引頸，窺探消息。看見楊太守抬下山來，一齊急趕上前，假獻殷勤，你也要奪抬，我也要奪抬。楊太守大怒道：「你這伙狗才！見死不救！適才我老爺在危急之處，一個個盡躲閃去，而今老爺脫離虎口，一個個又鑽來了。且下山去，送到縣裡，每人各責四十！」眾人不敢回說，只是小小心心，低著頭，抬著轎飛奔下山。

此時已是酉時光景，只見那金烏漸墜，玉兔東升，行了半晌，全不見些人煙動靜。楊太守心中害怕道：「你們下山，又有多少路了？」眾人道：「離了黃泥嶺，到此又有三十餘里。」楊太守道：「天色將晚，你眾人已行路辛苦。怎麼來這半日，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又沒個道院禪林，還向那裡去投宿？」眾人道：「爺請自耐煩！下了這一條嶺路，再行過五六里，就有一座禪林，喚做白雲寺，那裡盡多潔淨僧房，盡可安寓。」楊太守聽說，只得耐著性，坐在轎中，一路凝眸盼望。看看下得嶺來，忽聽得耳邊遠遠晚鐘聲報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那前面鐘聲響處，敢就是白雲寺了？」眾人道：「那裡正是。只求老爺到了寺中，將功折罪吧。」楊太守道：「也罷！古人云：『慈悲看佛面』。這般說，且饒過你們這次。」

霎時，到了山門。楊太守慢慢走下轎來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山門首有一個朱漆扁額，上寫著五個大字云：「敕建白雲寺」。有兩個小沙彌，恰好坐在山門上，拿著一部《僧尼孽海》的春書，正在那裡看一回，笑一回，鼓掌不絕。忽見楊太守下轎，連忙收在袖中，走進方丈，報與住持知道。那住持長老，急急披上袈裟，出來迎迓，回到大雄寶殿上遜了坐，送了殺，便問道：「老爺還是進京去的，還是上任去的？」楊太守便把黃泥嶺劫去行李，殺死張驛丞的事，一一從頭至尾細說。住持道：「老爺，這樣講著實耽驚受害了。」便喚道人整治晚齋侍候。楊太守道：「這到不勞長老費心，止是尋常蔬食，便充餒腹，不必十分羅列，只把那潔淨的靜室，灑歸一間，下官還要在借此假寓旬日，待殯葬了他二人，方可動身。早晚薪水之費，自當重酬。」住持躬身道：「老爺，太言重了！只恐接待不週，量情恕宥就是。但只一件，荒山雖有幾間靜室，日前因被雨露傾塌，至今未曾修葺，那方丈中到也潔淨，只是蝸窄，不堪停老爺大駕。楊太守道：「你出家人，豈不曉得，『心安茅屋穩，性定菜根香』的說話。」說不了，道人擺下晚齋，整治得十分豐盛。楊太守見了，便對住持道：「我適才已講過，不必十分羅列，況且你出家人，這些蔬菜俱是十方募化來的，我便吃了，也難消受。」住持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而今世事多艱，十方檀那竟沒有個肯發善心。去年正月十三，佛前缺少燈油，和尚捐了五六兩私囊，蒸了二百袋面的齋天饅首，齋了緣簿踵門，親自到眾信家去求抄化一抄化，家家盡把饅首收下，哄和尚走了半年，依舊把個空緣簿撇將出來。和尚忍氣不過，自此以後，就在如來面前焚信立誓，再不去化緣。」楊太守道：「既是你出家人自置辦，一發難消受了！」沒奈何，只得憑他擺下，各件勉強用些。便喚長隨吩咐：「眾人行路辛苦，都去圖一覺穩睡，明早起來聽候發落便了。」住持又吩咐道人：「再打點兩桌晚齋，與那些伏侍楊老爺的人夫吃了再睡。」這楊太守吃了晚齋，便要向靜室裡睡。那住持殷勤，捧了一杯苦茶，雙手送上。楊太守接過道：「生受了你！只是一件，我一路勞頓，卻是先睡了，你請自去安寢吧。」那住持那裡肯去，畢竟站立在旁，決要伺候睡了才去。

這楊太守睡在床上，一心想著張驛丞、李篋二人為他死於非命，唧唧噥噥，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。早驚動了間壁禪房裡一個遊方和尚。這遊方和尚，原是陝西漢中府白河縣人，只因代父殺仇，埋名晦跡，雲遊方上，盡有二十多年。後來到少林寺中，學了些防身武藝，專好替世人伸不白之冤，除不平之事。他正在禪房煉魔打坐，聽得楊太守唧噥了一夜，次日黎明，特地推進房來，只見楊太守恰呼呼睡熟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呀，官家，唧噥了一夜，攪亂灑家的魔神，卻怎麼說？」楊太守猛然驚醒，定睛一持，只見這和尚形貌生得甚是粗俗：

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圍。戴一頂毗盧帽，穿一領破衲衣。兩耳上銅環又墜，隻手中鐵杖輕提。喝一聲神鬼怕，吼一聲山嶽摧。雖不是聚義梁山花和尚，也賽過大鬧天宮孫剝皮。

嚇得楊太守一骨碌跳起身來，連忙回答道：「下官不知老師在此，夜來獲罪殊深，望乞寬宥！」那和尚道：「官家，莫要害怕，灑家乃陝西漢中府人氏，幼年曾為父祖殺仇，埋名隱姓，在方上游了二十多年，專替世人伸不白之冤，除不平之事。官家有何冤抑？請說個詳細，待灑家效一臂之力，與你拔除也！」這楊太守聽說，欲言不語，半吐還吞。上下仔細想了一想，事到其間，不容隱晦，只得把前事一一實告。那和尚大笑一聲道：「官家何不早言，待灑家前去，隻手擒來，替那驛丞償命就是。」楊太守道：「老師，說起那伙強人，甚是凶狠，若非萬夫不當之勇，莫能抵禦，還請三思而行。」和尚大喝道：「呀，官家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灑家雲遊方上二十餘年，不知這兩隻精拳裡斷送了多少好漢，這一條禪杖上結果了多少英雄。便是重生幾個孟賁、烏獲，也免不得灑家隻手生擒，哪數著這幾個剪徑的毛賊！只是一件，那黃泥嶺去恰有多少路兒？」楊太守道：「此去盡有三十餘里，但是山岡險峻，隻身難以提防，老師還帶幾個精壯從人，才可放心前去。」和尚道：「官家，莫道灑家誇口說，便是上山尋虎穴，入海探龍潭，灑家也只用得這一條防身禪杖，要什麼人隨從！」楊太守聽說，不敢阻擋，便吩咐住持，先整早齋與他吃了。

你看這和尚，盡著肚皮，囊了一頓飽齋，急站起身，按下了毗盧帽，披上了破衲衣，提著禪杖，奔出山門。不多時，早到了黃泥嶺，站在那高岡上低頭一看，只見果有兩口棺木，恰正掇起石頭火一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清平世界，甚麼毛團白晝裡殺人劫掠！快快送出楊太守的行李槓便罷，牙迸半個不字，便將你這幾個毛團，一個個打為肉餅，才見灑爺手段！」那伙強人聽他喊叫，各持利器，急急趕上山坡。仔細一看，見是個德賴和尚，倒有幾分害怕。那兩個為首的，卻也顧不得生死，只得拚命上前，與他廝鬥。你看：

那兩個舉鋼刀，挺身對敵。這一個提鐵杖，劈面相迎。那兩個雄糾糾不減似天兵下界，這一個惡狠狠恰便是地煞親臨。你一

來，我一往，不爭高下。左一衝，右一撞，怎辨輸贏？這的是棋逢對壘，兩下裡勝負難分。

他兩家在山岡上鬥了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這和尚便使一路少林棍勢，轉一個鷄子翻身，那些為從的強人看了，一個個心驚膽

顛，暗自誇獎道：「好一個利害和尚！怎麼鬥得他過？」各各持了器械，站在山岡上，大喊一聲。這和尚趁著喊，拖了禪杖佯敗而走。這兩個強人如何曉得他是詐走，也不知些死活，兀自要逞手段，追趕上前。這和尚便轉身提起禪杖，又使一個撥草尋蛇勢，那兩個抵當不住，被他一杖打倒。這些為從的強人，見打倒了兩個，卻也管不得器械，顧不得性命，一齊飛奔下山，盡向那密樹林中躲個沒影。這和尚便不去追趕，即向腰間解下一條繩子，把那兩個捆做肉餛飩一般，將禪杖挑著，急忙忙飛奔下山。轉到白雲寺裡，只見楊太守與住持在那裡眼巴巴望，這和尚近前來厲聲高叫道：「官家，灑家與那驛丞報仇來也！」楊太守見了，喜之不盡，急下階迎接道：「老師，誠世間異人也！」今日擒了賊首，不惟雪二命之冤，且除一方之害。」和尚道：「官家，講那裡話，殺不義而誅不仁，正灑家長技耳！何足道哉！」楊太守吩咐眾徒弟：「仔細認著，果是昨日這伙強人裡邊的麼？」眾徒弟答應道：「這兩個就是殺死本官的賊首。楊太守道：「且把索子鬆他一鬆著。」眾徒弟道：「他口中氣都斷了。」原來那兩個強人，方才被和尚打的時節，早已半死半活，後來又捆了一捆，便已命歸泉世。楊太守對住持道：「我想這兩個強人，毒如狼虎，不知斷送了多少好人？今日惡貫滿盈，一死固不足惜。」吩咐徒弟：「將他兩個屍首，依舊撇在山岡曠野之處，待那烏鴉啄其心，猛犬噬其肉，方才雪彼兩人之恨！」眾徒弟領命，便將兩個賊死屍，扛去撇在山岡底下了。楊太守又吩咐眾徒弟：「快到黃泥嶺去，把那兩口棺木下山埋葬，立石標題。」有詩為證：

逆賊縱橫劫士夫，酬恩驛宰恨嗚呼。

若非再世花和尚，一杖能開險道途。

原來那和尚是個行腳僧人，凡受此過寺院只是暫住一兩日，再不耽擱長久。但見他次日起來，竟到方丈裡與楊太守作別。楊太守驚問道：「老師，為何登時便要起身？下官經驚恐，驛官害了性命，若非老師盡力擒剿，生者之恨不消，死者之冤不雪，地方之害不除。心中感德非淺，正欲早晚領教，圖報萬一。突欲前往，況遭傾囊劫去，教下官何以為情？」和尚笑道：「官家說哪裡話！灑家本是一個過路僧人，遇寺借宿，逢人化齋，隨寓而安，要甚麼用度？」楊太守見他毫無芥蒂，知他是個俠氣的和尚，便道：「老師，此去不知與下官還有相會的日子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僧行游十方，蹤跡不定。或有會期，當在五年之後，待小僧向巴江轉來，回到少林寺中，便可相會。」楊太守便教住持整齊款待，兩下分手，戀戀不忍。

楊太守在白雲寺中一連住了十餘日，未得赴任。一日閒坐不過，遂問住持道：「你這裡有消遣的所在麼？」住持道：「我這白雲寺原在山鄉僻處，前後都是山岡險峻，除這一條大路之外，俱足跡所不能到，實無地可有消遣。只是本寺後面，隨大路過西，轉彎落北不上一里路，有座三義廟，明日五月十三，是三界伏魔大帝關聖降生之辰，合鄉居民都來慶壽。縣裡一班後生，來到正殿上串戲，卻是年年規例。老爺若肯挪步一往，也是逢場作戲，小僧謹當奉陪。」楊太守道：「我洛陽人敬神常有此事，你這裡也是如此，豈非一樂。」便次早欣然起身，換了便服，不要一人跟隨，只邀住持同行。慢慢的兩個踱出寺門，走不一里，果有三義廟。進了廟門，只見殿前搭起高高一個戲台，四邊人，坐的也有，站的也有，行的也有，頑耍的也有，笑話的也有，人千人萬，不計其數。伸頭引頸，都是要看戲的。楊太守執了住持的手，向人隊裡挨身進到大殿上，神前作了幾個揖，抽身便到戲房門首仔細一看。恰好一班小小後生，年可都只十七、八歲，這幾個裝生裝旦的，聰聰俊俊，雅致無雙，十人看了九人愛。裝外的少年老成，裝大淨的體貌魁偉，大模大樣，恍如生成體相。其餘那幾腳，都是裝一脚像一脚。這般後生敲鑼的，打鼓的，品簫的，弄管的，大吹大播，其實熱鬧。那看戲的，也有說要做文戲的，也有說要做武戲的，也有說要做風月的，也有說要做苦切的，各人所好不同，紛紛喧嚷不了。只見那幾個做會首的，與那個扮末的，執了戲帖，一齊同到關聖殿前，把關本關過，關得是一本《千金記》。眾人見得關聖要演《千金》，大家緘口無言，遂不敢喧嘩了。此時笙簫盈耳，鼓樂齊鳴，先做了「八仙慶壽」，慶畢，然後三通鑼鼓，走出一個副末來，開了家門。第二出做出「仙人贈書贈劍」，直到「蕭何月下追韓信」「拜將登壇」，人人喝采，個個稱揚。盡說道：「老積年做戲的，未必如他！」殊不知那些山東本地患戲的，人物精妙者固有，但開口就是土音，原與腔板不協，其喜怒哀樂，規模、體格、做法又與南戲大相懸截，是土人看之，都說道：「好！」那裡入得南人眼中。楊太守是個南人，頗好音律，便南戲中少有差遲的，不能掩他耳目，況土人乎？只是閒坐不過，到此瀟灑，一來叩拜神聖壽誕，二來假借看戲為名。也不說好，也不說歹，只扯了住持的手，東廊步到西廊，山門走到後殿，周圍游耍，說些古今成敗事跡，前後因果情老，又把創立本廟來歷，關公顯聖神通，備說一番。忽見紅日沉西，戲文完了，看戲的俱各散去。那寺中走出兩三個小沙彌來，對住持說：「請老爺晚齋。」楊太守道：「今日神聖降生，今晚月明如洗，適才逢場作樂，此時正好慢慢步月回去，有何不可，晚齋尚容少緩。」大家從從容容，說說笑笑，步到寺門首，已是黃昏時候。本寺鐘鳴，住持帶著笑臉便道：「老爺，小僧有一言告稟，未審肯容納否？」楊太守道：「下官攪擾已久，就如一家，有甚見教，但說何妨。」住持道：「荒山原是唐朝到今，也名古剎，只是山鄉幽僻之處，前有縣，後有驛，來往官長，不過前面大路徑行，並不到此少憩片時。今老爺在荒山盤桓數日，殲來賊寇，清理道途，雖是萬民感仰，實亦荒山有緣。向來清宴書齋，不敢煩瀆，今宵步月，可無題詠以為荒山榮揚？」太守道：「正合愚意，誠恐句拙，貽笑於人耳！」遂索文具，援筆賦詩四絕：

其一：

清淨山門尚半開，鬆蔭竹影亂成堆。

山空日暮無人到，只有鐘聲滿露台。

其二：

大眾堂中盡法身，香煙繚繞不生塵。

參禪打坐求真果，不似人間勢利心。

其三：

燦爛琉璃不夜花，端然此地即仙家。

白雲堆裡清幽處，一片塵心付落霞。

其四：

徐觀鬥星燦明河，月正當空午夜過。

步履不煩人倍爽，誰知時序急如梭！

寫畢，便拱手道：「拙詠雖承尊命，幸勿見哂可也！」住持遂稽首下拜道：「多蒙題詠佳章，自當留作鎮山之寶。」便邀進客堂，吃了晚齋，各安寢不題。